



京杭運河圖 局部 清康熙雍正間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保九如——九十年來新增文物選粹特展

圖書文獻篇

曾紀剛

故宮典藏善本圖籍暨文獻檔冊約六十萬件，就文物總量而觀，最稱宏富，誠為世人研究古籍版本、檔案輿圖以及佛教經典的殿堂。九十年間，同人承守清代宮廷收藏、編纂乃至刊印之典冊載籍，浩博精善，卻未曾因此侷限故宮致力拓展典藏內涵，並蓄積學術資源的眼界。綜觀歷來移撥、購藏乃至接受各界捐贈之圖書文獻，多達六萬餘件，除了多方充實或延伸藏品質量，更在在流露捐贈者化私為公、永世以傳的高情摯誼。

在慶祝建院九十周年的「天保九

如」特展中，圖書文獻單元於正館一

○三陳列室展出，並規畫五個子題，呈現不同類型的新增文物珍品：「天府遺珍」展出流離歸復之清宮舊藏文物，別具意義；「名刻精槧」涵蓋宋、元以至民國初期版刻古籍善本，當中不乏孤罕珍祕的書林重寶；「儒

賢手澤」藉由名家著作手稿與日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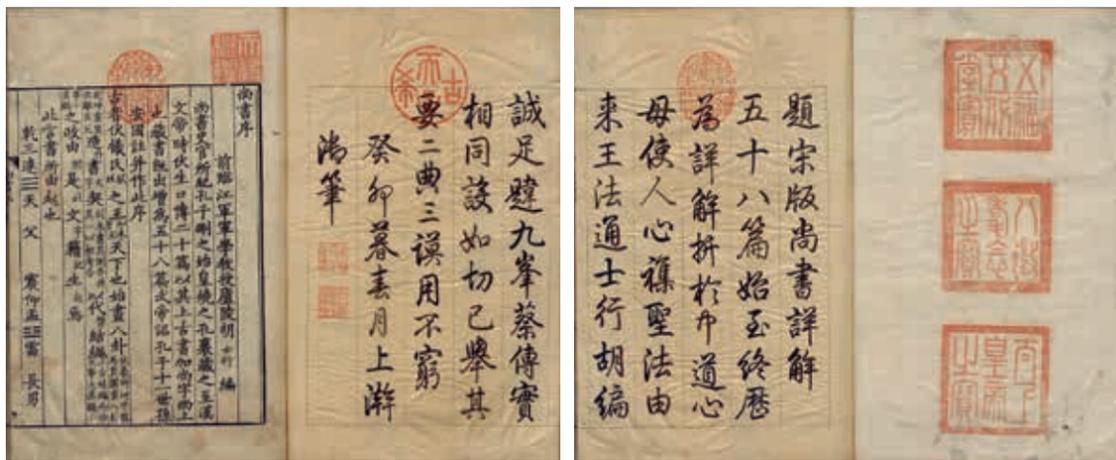
簡，親近儒雅先賢沉潛撰述，甚至

見證時勢曲折的歷史情境；「宗教經典」匯集佛教與伊斯蘭教珍貴典籍，古今千載，亞歐萬里，最能彰顯信仰的力量；「皇輿版籍」選介東、西方繪製之古輿圖及臺灣早期地契文書，為院藏圖籍屢添新彩。

天府遺珍

本院典藏之歷代圖書、文獻檔

案與釋道寶笈，主要承繼清代皇家蒐羅纂輯之精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伴隨著清朝國勢衰落與戰亂侵擾的歷史因緣，更有大量文物流落海外，或遞經收藏賞玩，或自此湮沒無蹤。故宮徵集藏品的重要目標，便



圖二 宋 胡士行撰 《尚書詳解》乾隆御題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左：「天祿琳琅」本 右：秦孝儀先生捐贈本 原書各卷末之校訂者以及版心下之堂號、刻工，「天祿琳琅」本皆墊印掩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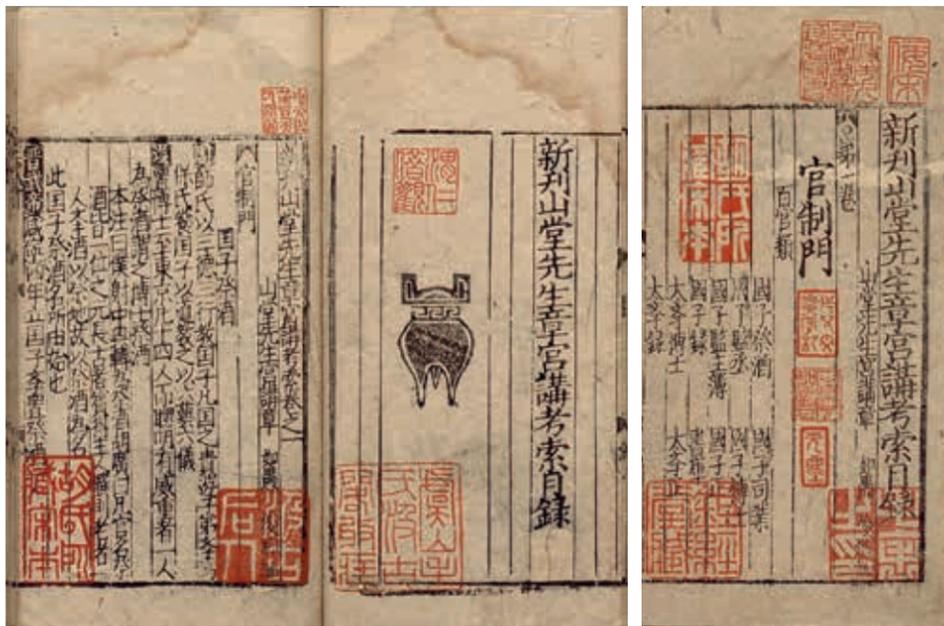
圖一 清 鄭方坤撰 《全閩詩話》 上：文淵閣本 下：文瀾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唯獨此幅兼得觀賞與實用意義，十分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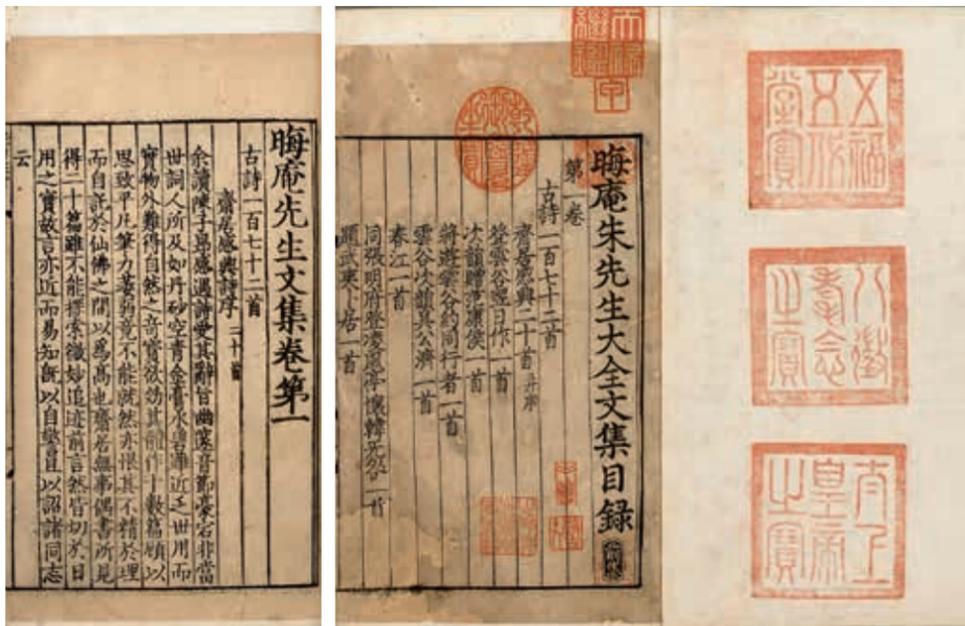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啟動的巨大學術工程，為了彰顯其學術內涵暨傳播效應，於內廷四閣書先後辦竣之際，諭令續寫三部副本，度藏於揚州、鎮江及杭州等人文薈萃之地，允許讀書人就近提閱鈔錄，嘉惠學林。然而，南北七閣縹緲萬卷的輝煌成果僅維持數十年，便接連遭難，燬散泰半。江浙三閣書歷經咸豐年間太平軍戰火摧殘，文瀾閣本雖倖存較多，亦僅得九千餘冊，猶不及閣書總數四分之一。故宮素以典守文淵閣《四庫全書》著稱，亦購藏三種文瀾閣零本。展覽選陳之《全閩詩話》，若取與文淵閣本並觀，除版框暨書冊尺寸、紙張、璽印等外在特徵皆有區別，鈔錄內容則較文淵閣本多出六條（圖一）；雖為殘卷，卻更完整地保留著作內容，具有不容忽視的文獻價值。另搭配展出學貫中西的外交家葉公超先生（一九〇四—一九八一）捐贈之民國間影印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乃據總纂官紀昀（一七二四—

是訪求散逸民間的清宮舊藏文物，希冀殘缺析散者盡量得以配補歸復。因此，「天保九如」特展圖書文獻單元的第一個部分，即呈現歷年受贈與購藏文物中，與清代皇家收藏相關的代表性選件。

「京杭運河圖」，絹本彩繪，圖卷全幅高近九十公分、寬達二十七公尺，為一稀見的大型運河全圖。圖面上東下西，右（南）起自杭州灣，左（北）止於北京西北八達嶺長城峰巒，詳細描繪京杭運河全線的山脈、河流、湖泊、泉源、灣岸等自然地貌，以及閘壩、堤圍、橋梁、城鎮、名勝、軍營、船舶等人文景觀；據盧雪燕研究員考證，繪製時間當在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至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之間。繪者結合傳統山水畫法與寫實的觀測視角，敷色鮮麗，標記精詳，形象生動；儘管準確度難與當代測繪技術匹敵，卻能提供研究清代前期運河沿線自然環境、水利工程、城鎮變遷最直接的歷史資訊。「京杭運河圖」於清季自內府流出後，輾轉為本院購藏；在院藏運河



圖五 宋 章如愚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宋 朱熹撰 《晦庵先生文集》 宋淳熙紹熙間福建刊本 沈仲濤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八〇五）手書進呈本複製而成，略能揣想昔日內府裝潢陳設景況。上述二件，皆不屬原藏大內而流散在外的

文物，唯正可充實本院《四庫全書》相關收藏，別有參證之助，以是納入本單元選件。
「天祿琳琅」同樣由乾隆創建，將宮中各處所貯最有價值的歷代珍貴圖書，匯聚於昭仁殿，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第一座以善本為對象，以賞鑑為宗旨的獨特收藏。唯乾隆年間匯聚之珍品，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盡數毀於大火；仁宗顯琰隨即重建昭仁殿並續輯大內善本，亟欲恢復舊觀；逮乎清季，復遭宮人竊取乃至溥儀（一九〇六—一九六七）大量盜運出宮，如今要屬本院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最多，餘則散藏於海內外數十家。本院歷年新增文物中，陸續欣獲「天祿琳琅」善本十一部，多見於「宣統十四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之「賞溥傑書畫目」與「溥傑」收到書畫目錄」，歷經數十載流離轉徙，重歸故宮典藏，信屬難能之機遇。

展覽選陳三部，各具歷史意義與版本價值：《尚書詳解》前有乾隆御筆〈題宋版尚書詳解〉（圖二），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續編》提要遂稱：「是書《通志堂經解》內翻刻，此其原本也。」其實，這正是康熙年間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哀輯編刊的《通志堂經解》本。全書紙潔墨瑩，寫刻精湛，字體方勁挺拔，彷彿真有宋版風韻；唯其蓄意使用整板刷印手法，逐頁遮掩版心下方「通志堂」字樣暨刻工姓名，以及各卷末「後學成德校訂」一行（圖三），遂令君臣上下都看走了眼。《晉書》書籤題稱「宋版」，實則明萬曆年間根據宋嘉泰、開禧間秋浦郡齋本翻刻而來；書冊開版宏爽，行款悉仿原刻，避諱缺筆亦頗嚴謹，輒令藏書家誤認為宋槧。院藏僅存二冊共六卷，其中一冊封底貼有簽條曰「中華民國廿一年冬月卅壹日收到」，是為建院初期蒐求購藏的清宮散佚文物。至於沈仲濤先生（一八九二—一九八一）捐贈的《晦庵先生文集》（圖四），則確屬南宋淳熙、紹熙年間福建刊本，更是存世唯一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生前刊印的著作集，堪稱研究朱子學術之至寶。此書曾經明末

藏書、出版大家毛晉（一五九九—一六五九）「汲古閣」珍藏，除了「宋本」橢圓朱印，另鈐「甲」字印，被視為精品中的精品。

名刻精槧

雕版印刷術，是改變中國古代學術發展與文化景觀的重大發明。校勘嚴謹、寫刻精良的書版，若能妥善保存或修補，使用壽命可延續數百年；而凝聚古人智慧並結合紙、墨、刻、印、裝幀等多重技藝成就的圖籍書冊，便有如傳承學統文脈甚至萌動思潮新變的種子，影響深遠。本單元第二部分展陳歷年新增加之版刻圖書珍品，從宋刊孤本以至民國巨構，各自蘊藏珍貴的版本考校資源，若論刻印之謹嚴、紙墨之精雅，無不令人驚艷神往；可謂兼具文物、藝術價值與學術內涵，同時呈現獨特的時代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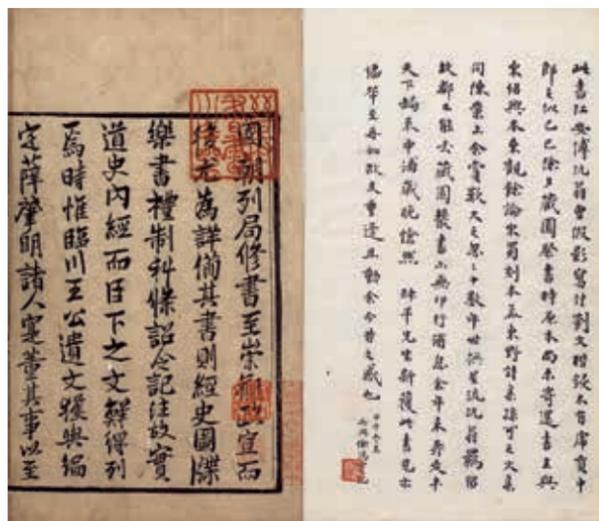
在本院購藏的宋版書中，南宋學者章如愚編輯的類書《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頗稱稀見，巾箱小本，精巧可愛；目前已知僅本院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有殘帙，

院藏存「官制門」十卷，海內再無別本。此書曾經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次子袁克文（一八八九—一九三一）收藏，民國六年，以八百五十元巨資購自上海。書前副葉鈐「函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半身觀書肖像印一方，出自近代治印名家王大炘（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刀筆；書中除「克文與梅真夫人同賞」朱文方印，尚有「無塵」、「侍兒文雲掌記」二印（圖五），乃其侍妾名字，表露袁克文珍護善本之殷勤以及展玩品賞的風流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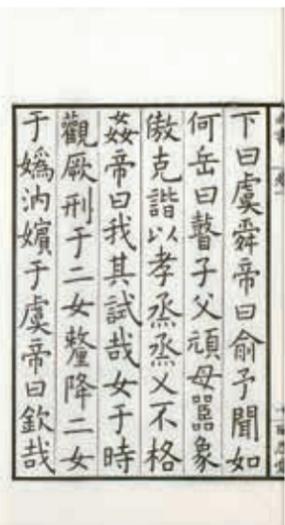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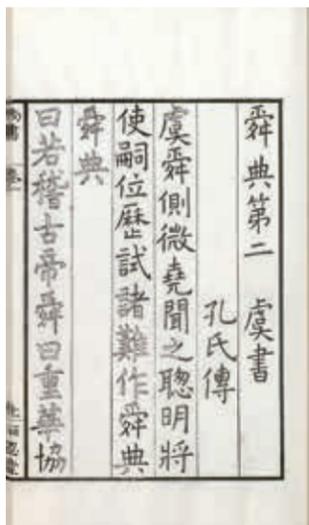
回顧故宮數十年間接受各界慨然捐贈近三千部、四萬冊（件）古籍，要以沈仲濤先生之「研易樓」秘籍最稱精善。先生早年在上海經商之餘，即酷嗜讀書、藏書，深感時局動盪，圖籍文獻典守不易，常不惜重金，蒐購流散在外之珍本，如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滂喜齋」、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四九）「雙鑑樓」等名家舊藏，藉以維護文化血脈。民國三十八年，



圖九 宋 王安石撰 李壁注 《王荊文公詩》 宋刊修補本 謝承炳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書開成石壁十二經》 民國15年至22年張宗昌詒忍堂刊本 徐庭瑤將軍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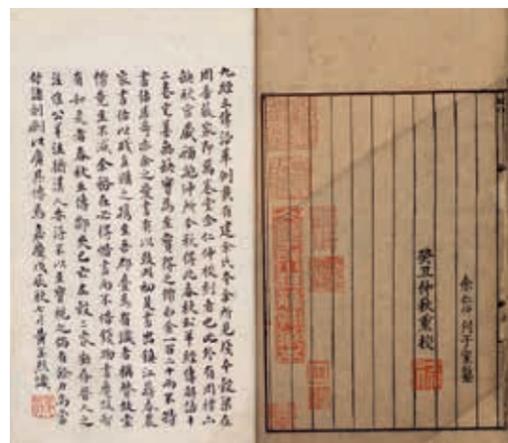
襟懷，更令人感佩。本次展出沈氏「研易樓」舊藏名刻精槧，計宋版三部、元版二部，各有其珍稀與可觀之處。茲僅略陳三部宋版特色如下：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圖六）乃南宋建陽著名書坊余仁仲「萬卷堂」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所刻「九經」之一，如今僅本院及中國

先生攜家藏善本精粹運來臺，其中八大箱因託交太平輪而沉沒海峽；六十九年冬，基於不願畢生守護之書

拆散出售甚至流落海外，同意全數贈與國家典藏。九十五種書中，宋、元版即居近半，更不乏傳世孤罕之書林

鴻寶；經由本院重予編目，並公開展覽、影印出版，真正落實孤本不孤、永保共享的理念，而先生化私為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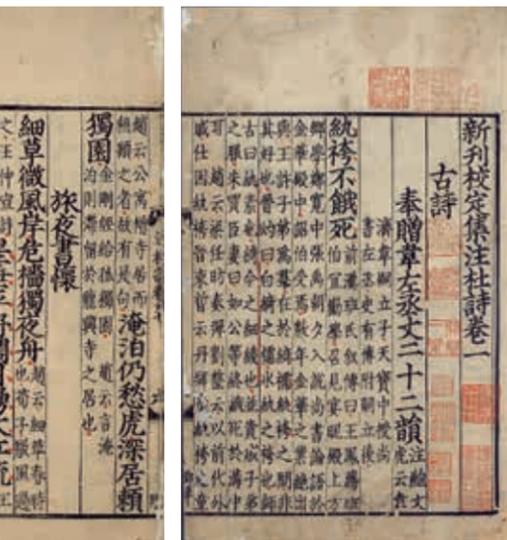
圖六 漢 何休撰 唐 陸德明音義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2年余仁仲萬卷堂刊4年修補本 沈仲濤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漢 劉安撰 許慎注 《新刊淮南鴻烈解》 宋末譚叔端茶陵刊本 沈仲濤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沈仲濤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家圖書館各藏一部，院藏本又經紹熙四年修版，訂補原本之訛誤、脫衍，內容更見完善。此書嘗為季振宜（一六三〇～一六七四）、汪士鍾（一七八六～？）、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以及于昌進（一八〇八～一八五八）等名家收藏；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大藏書家黃丕烈（一七六三～一八二五）以白金一百二十兩購得，書後跋文且謂「余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書魔」痴絕之情性，表露無遺。

譚叔端纂校之《新刊淮南鴻烈解》（圖七），為現存最古的宋刊《淮南子》，未見古今書目著錄，堪稱海內孤帙。取與通行本相較，儘管內容頗有刪節，唯其文字多可正今本之誤，如：〈原道訓〉「結激楚之遺音」，「音」不作「風」，〈精神訓〉「精神者天之有也」未脫「者」，〈說山訓〉「善且不可為」不作「由弗為」；等等，又輒與清儒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讀書雜誌》論證辨訂相吻合，可見其獨特的學術價值。此書曾經劉世珩



圖十二 明 祁彪佳撰《守城全書》 明崇禎間著者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極富學術價值；全書初刻於嘉定七年（一一二四），至十七年及紹定三年（一一三〇）續有增補。先生捐贈之殘帙，新舊版俱在，完整保留李壁注本的宋刻面貌，最是可貴。此書遞經明代晉王藩府、劉承幹（一八八二—一九六三）「嘉業堂」，以及張百熙（一八四七—一九〇七）、張叔平（一八九八—一九七〇）父子收藏，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之際，卒由張氏轉贈先生攜赴臺灣。

除了可遇不可求的宋、元善本，在歷年新入藏圖書中，更多的是清代中後期乃至民國的各類出版品，而這正是院藏古籍最欠缺的部分。民國六十年，被譽為「裝甲兵之父」的徐庭瑤將軍（一八九二—一九七四）捐贈故宮明、清善本舊籍二千餘冊。本次所選《世說新語》，為明末凌氏套色印刷的代表；陶湘（一八七一—一九四〇）為張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所刻《唐開成石壁十二經》（圖十），製作嚴謹、紙墨上乘，是民國刻書之精品。民國七十二年，國防部將圖書館藏約二萬冊古籍移贈

故宮，包括明、清刊本與大量方志圖書；後者多鈐有「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相關印記，原屬民國二十七年日本為控制華北地區之鐵路、公路運輸系統，在北平設置「南滿洲鐵道公共運輸公司」所搜刮的書籍史料。日本戰敗後，相關圖書文獻即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輾轉遷運臺灣，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民國九十九年至一〇一年，香港中國文化協會捐贈本院「中山圖書館」藏清刊舊籍千餘部、萬餘冊，其中不乏罕傳之清代中後期詩、詞、文集，無論編撰、刻印，皆富含南方地區特色與獨特學術價值，大幅擴展並充實院藏古籍的範圍及內涵。本次選陳之戈載《翠薇花館詞》、沈世良《小祇陀盒詩鈔》（圖十一），頗稱稀見，是研究清代吳中詞派與嶺南詩派的珍貴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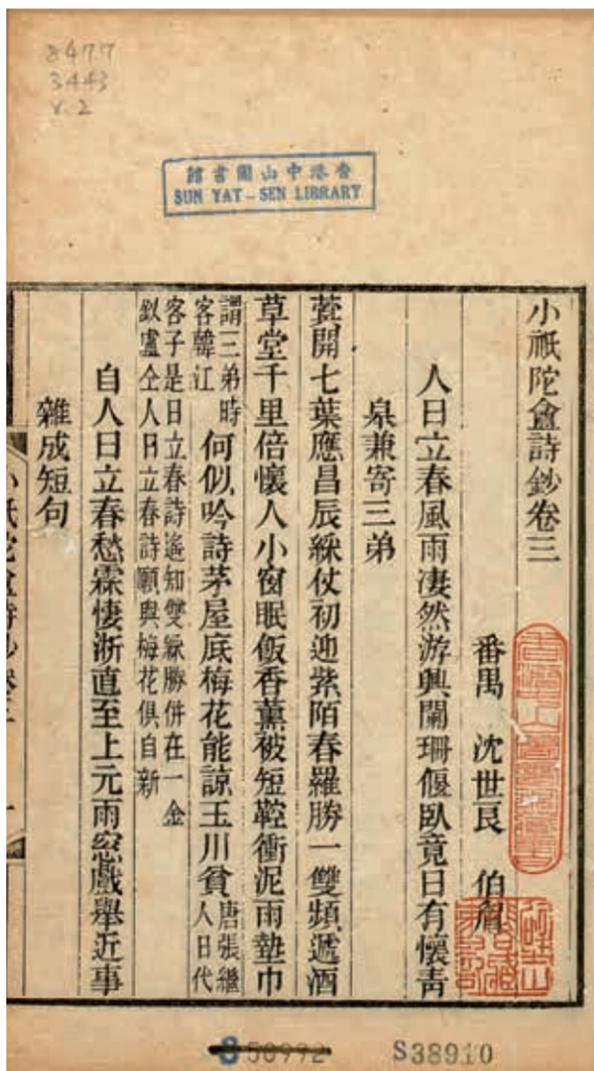
儒賢手澤

古今名人學士的手稿或批校修訂稿，因具有撰述的原創性與傳存的稀有性，時而較刻印精良的書籍更受珍重。本單元第二部分選展四組，分別呈

立法委員的謝承炳先生（一九〇九—二〇〇三），將一部秘藏四十年的宋版《王荆文公詩》（圖九）捐贈故宮，雖僅存十七卷，卻是並世無二的珍品。《王荆文公詩》即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詩集，南宋文人李壁（一一五九—一二二二）則是為之作注的第一人，內容詳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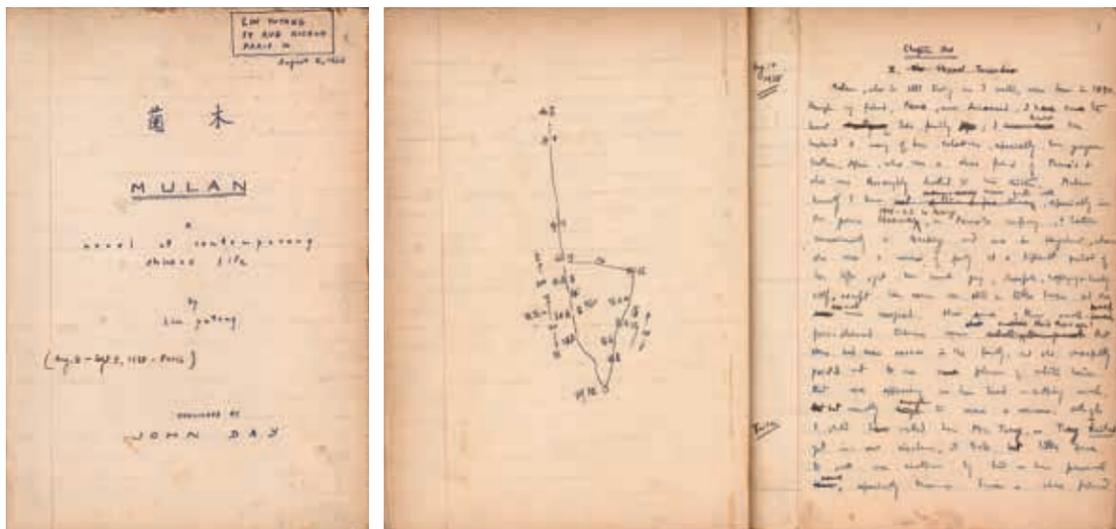
圖十一 左：清 戈載撰《翠薇花館詞》 清嘉慶23年至24年刊本 右：清 沈世良撰《小祇陀盒詩鈔》 清咸豐10年至同治元年王筱泉刊本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八七五—一九二六）、劉之泗（一九〇〇—一九三七）父子收藏，內鈐「聚學書藏」、「蔥石讀書記」、「世珩珍秘」諸印，皆忘年摯友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刻。書前則有傅增湘、傅嶽棻（一八七八—一九五一）題識，無不盛讚其紙墨古雅、罕秘絕倫的傳世光彩。

廣東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圖八）不僅是重要的杜詩注本，其開版宏爽、字畫端勁、刻鏤謹嚴、紙墨精湛，更集宋槧佳處於一身，誠如古人所謂「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此書在宋人陳振孫（一一七九—一二六二）《直齋書錄解題》便譽稱「最為善本」，此後竟絕跡於官司簿錄。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意外發現於武英殿庫架上，遂入藏「天祿琳琅」，嘉慶初昭仁殿書焚毀後，以為人間再無傳本。直至仲濤先生捐贈「研易樓」書藏，巍然重現於世，且全書僅數卷影摹鈔配，幾近完帙，令人驚艷之餘，益發敬重先生蒐藏的眼光與投注的精神。

民國八十年，曾任我國第一屆



圖十五 民國 林語堂撰 Moment in Peking (《京華煙雲》) 民國間著者手稿本 林太乙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露其身處明、清易代之際的生命選擇。全書分「守之用」、「守之具」、「守之案」、「守之訓」、「守之餘」五類，對守禦理念、組織動員、器用裝備、歷代案例，以及相關章奏、成法均有採摘，同時保留許多入清之後遭到禁燬的書籍內容。祁氏撰輯此書，或先囑他人抄寫資料，再親自以朱、墨、藍筆改訂，直至自沉殉國之前，皆不廢鉛槧，似乎有意重新謄錄，成爲一部完整的著作。書稿歷經整整三百七十年猶能保全，誠爲研究明清歷史的重要文獻。

言。持此手訂稿本與刊本校校，常有出入，值得專家學者深入比勘，發掘當中蘊藏的文獻意義與學術價值。

民國六十一年二月，晚清重臣曾國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嫡裔曾寶孫女士（一八九一—一九七八）暨前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六）姐弟，舉其家藏曾國藩兄弟子姪一門所遺日記、家書、奏疏、札記手稿寄存本院，當中還包括一冊《李秀成親筆供詞》，實屬罕觀；六十七年三月，悉數捐贈故宮，讓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獻在飽受戰亂摧折後，藉由國家的力量繼續守護。本單元展出曾國藩、其弟曾國荃（一八二四—一八九〇）、其子曾紀澤（一八三九—一八九〇）之日記與書信。從中可見曾國藩聞知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時，內心感受到的驚懼與衝擊；曾國荃在湘軍即將攻克太平天國首都金陵前夕致書胞兄，（圖十四）除了表達對曾國藩的敬重，也展現自己統御調度的膽識；曾紀澤寫於出使英、俄期間的日記，則充分顯見其折衝樽俎，勇於任事的外

顯不同面相的歷史意義與學術價值。

《守城全書》（圖十二）原屬當代作家、藏書家黃裳（一九一九—二〇二二）「來燕榭」舊藏，是「澹生堂」後人祁彪佳（一六〇二—一六四五）在家國動盪的時局下，爲防衛桑梓、守城禦寇而編錄的著作，



圖十四 清 曾國荃家書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 曾寶孫女士及曾約農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清 桂馥撰《說文解字義證》 清嘉慶間著者稿本 沈仲濤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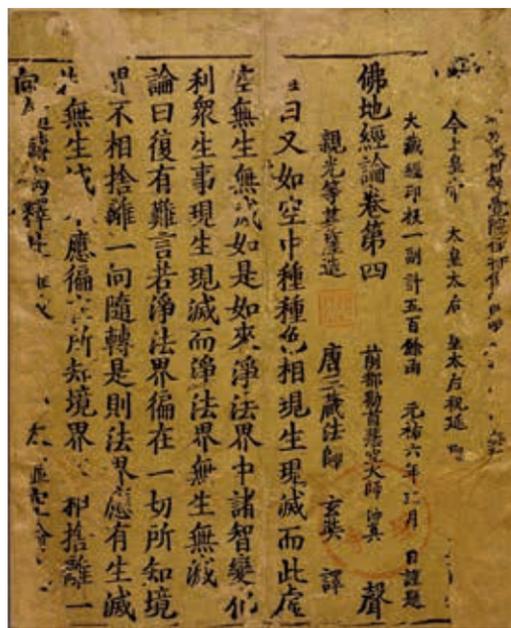
圖十八 緬甸字體巴利文貝葉經《發趣論》 1885年、1917年寫本 盧鍾雄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全書以庚子拳亂至對日抗戰（一九〇〇～一九三八）的當代中國為背景，描繪京城三大家族的悲欣恩仇。一九七五年，先生繼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接任國際筆會副會長，並以此書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宗教經典

本單元第四部分展出故宮歷年新入藏之宗教類文獻，無論版本類型或經典內容，咸有別於清代皇家承傳修造之釋道秘笈，為院藏宗教經典開啓新的收藏方向與研究領域。

民國八十九年至九十七年間，故宮陸續購藏四卷「崇寧藏」與「磧砂藏」殘卷。「崇寧藏」即《崇寧萬壽大藏》，由福州白馬山東禪寺等覺禪院發起勸募刻印，開雕於北宋元豐三年（一一〇八），至崇寧三年（一一一〇）竣工，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單一寺院集資雕造的大藏經；至今已無全藏存世，經本流落世界各地，獨以日本為多。展出的《佛地經論》一卷（圖十六），刻於元祐六年（一一



圖十六 親光著 唐 玄奘譯 《佛地經論》 宋元祐6年福州東禪寺等覺禪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交家風範。

民國六十六年，故宮獲贈當代文學大師林語堂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七六）手稿，包括多部小說創作原稿，撰寫《蘇東坡傳》收集的資料，以及編纂《當代漢英詞典》所製作的卡片，為世人留下一座道貫古今，並優遊於不同文化傳統的學術典範。本次展出《京華煙雲》英文原稿，是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創作於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旅居法國巴黎期間，每冊扉頁均註明該冊寫作日期起迄與住址。



圖十七 隋 闍那崛多等譯 《大威德陀羅尼經》 元磧砂洲延聖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九一），以典型的硬黃紙刷印，字體端整，刻工刀法則略有參差。卷端鈐「三聖寺」朱文圓印，知其原藏日本東福寺內，明治十四年（清光緒七年，一八八八）遭火劫而散出；另有「讀杜艸堂」方印，係日本藏書家寺田盛業（一八四九～一九二九）所有。由此亦可窺見古代中、日二國文化互動之一端。「磧砂藏」於南宋紹定四年（一一三二）開雕於平江府（江蘇吳縣）磧砂洲延聖院，至元至治二年（一一三二）始成。宋版「磧

砂藏」僅註千字文函號，元刻則在千字文函號下另增冊次；此次選陳《大威德陀羅尼經》一卷，即「恃」字第一冊。卷首有「佛說法圖」一幅（圖十七），畫面構圖與人物形象為漢藏混合風格，這是受到元代刻藏時承襲西夏文「河西字藏經」版畫影響之故。

近十年間，盧鍾雄先生捐贈本院百餘部緬甸字體南傳佛教貝葉經典，年代多在十八、十九世紀，語言則兼有緬文與巴利文，賦予故宮典藏佛經文物的新類型，也為即將開館的故宮

黑、藍不同墨色隔行交錯，經文邊框外可見納斯赫書體的文法註解，呈尖錐形排列於頁邊，形成獨特而鮮明的寫經特徵。(圖二十)此外，每章標題皆置於金、橘紅、藍色為主的彩飾框板內，框板外則以獎徽為彩飾主體，再輔以鬚狀圍繞與花飾形成的尖頂向頁邊延伸，極具特色。全書呈現一致而精緻的彩飾工藝，帶有印度特有的圖紋色調，讓伊斯蘭文化在北印度留下鮮明的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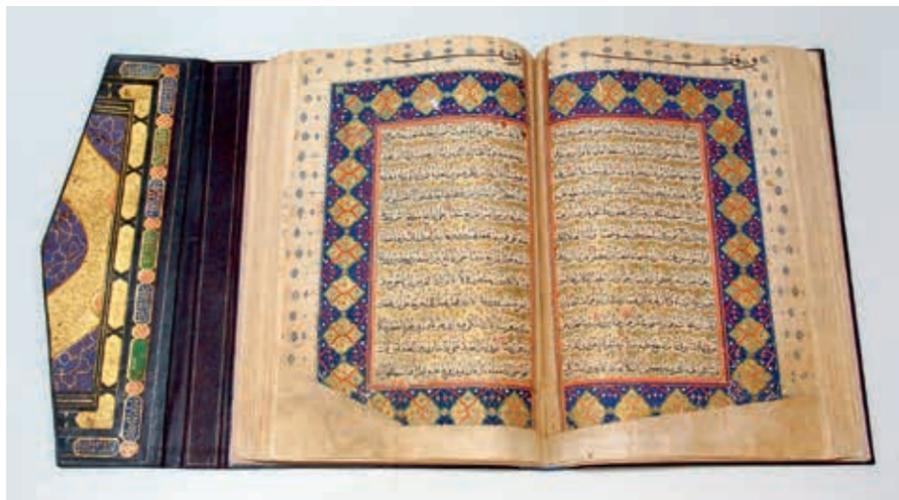
皇輿版籍

土地與人口，為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也是國家政策維護領土與徵納賦稅的重心所在。歷代政府設職任官，其根本目的，即是為了加強疆域範圍的控制與戶口地籍的管理。繪製輿圖、規範土地買賣行為，更是對外探索世界與對內落實治權的具體手段。相應而生的古地圖乃至古文書，便逐漸蓄積、孕育出豐富的學術研究題材。

民國九十三年，日裔德籍醫師飯塚一教授捐贈故宮三十五幅西方製



圖二一 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地圖 1667年銅版印本 飯塚一教授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古蘭經》 約16世紀伊朗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古蘭經》文法註解 約16世紀印度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充實其藏品內涵。本單元展出《發趣論》(Pāṭiṅga)之一函，即以緬甸文及巴利文逐詞對照方式呈現，依該論主

題，共分十一段經文；上下護經板外塗紅漆，經葉側面塗金，並飾以朱砂條紋。「貝多羅葉」或「貝葉」源自梵文Patta (樹葉)一詞，主要指棕櫚

葉。南印度及東南亞地區習以鐵筆刻寫於葉面，再塗黑墨顯出字跡；此函源自緬甸南傳上座部佛教寫本，為典型以鐵筆刻畫書寫之實例，且因葉面紋路容易斷裂，故字體漸趨圓形(圖十八)，與印度早期字體多為直橫線條組合頗不相同，具有地域特色。

民國九十五年購藏的《古蘭經》與《古蘭經》文法註解，則是伊斯蘭信仰與文化的瑰寶。《古蘭經》(圖十九)乃伊朗薩非王朝(Safavid Empire, 1502-1736)為土耳其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1923)皇家製作，是《古蘭經》書籍藝術發展巔峰時期作品，精工富麗，細膩非凡。全書經文以娟秀、流暢的阿拉伯「納斯赫」(Naskh)書體鈔寫，間輔以紅、黑色墨的發音符號與閱讀標記；部分經文書寫於佈滿花蔓、金色背景的行雲間，充分表露穆斯林面對聖典的虔敬與用心。另一部文法註解書，是十六世紀印度莫臥兒王朝(Mughal Empire, 1526-1857)前期作品，以阿拉伯納斯赫書體演變而成的「比哈律」(Bihari)書體鈔寫，金、

作之亞洲古輿圖，開啓本院典藏亞洲古地圖之契機。本次展出四幅，其中〈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地圖〉（圖二一）間接依據明代《廣輿圖》繪製而成，銅板印製，採圓錐投影法；圖中標示兩京與十三布政使司，另以不同符號代表山脈、河流、湖泊、沙漠、界線、長城及城市；河川位置正確，並注意到黃河奪淮河入海，臺灣、澎湖群島及東沙島的相對位置。圖面右下方描繪身穿明朝官服人物，這是歐洲古地圖繪製的特徵之一。另一幅〈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亦為銅板印製，出自法國皇室地理師及製圖師柏格農·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根據十七、八世紀在華耶穌會傳教士圖測資料，繪成十八世紀大清帝國版圖。圖中範圍除不包含日本外，南到海南島、北達黑龍江、東及台灣，西至哈密以東的滿蒙關內各省的廣大地區，甚至邊遠的西藏地區均被納入。圖上更繪有人物和景觀圖案，更增加此圖的藝術價值。

民國九十四年，臺中縣東勢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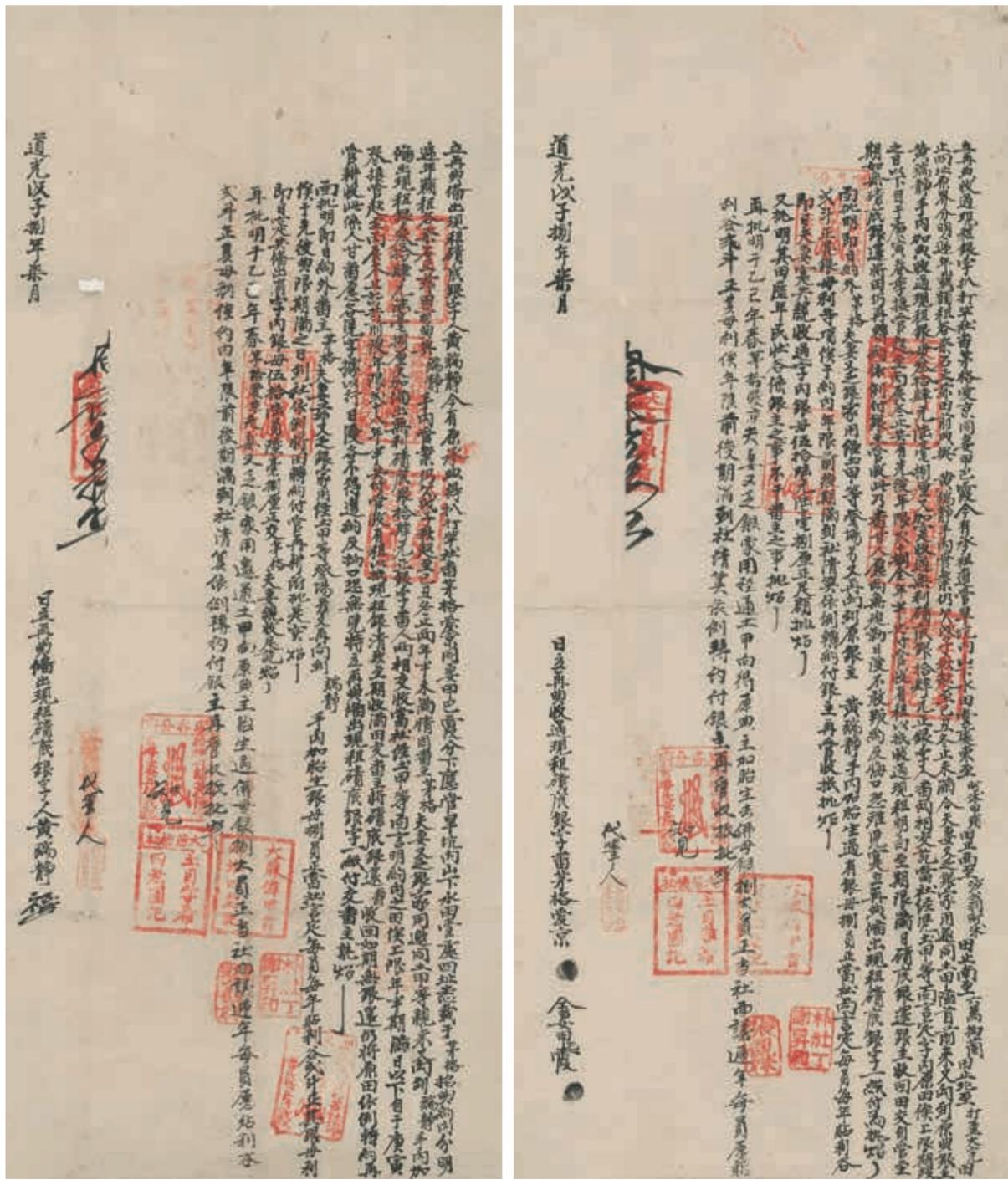
詹氏家族捐贈本院一批祖先遺留之清代契據文書，為故宮素來欠缺的臺灣史地文獻，注入新的典藏資源。此次選展當中較具有代表性的兩件土地買賣契約。（圖二二）清代土地買賣，通常都會記載土地範圍四至（東至、西至、南至、北至）；臺灣原住民與漢族的土地典賣，亦不例外。這兩件文書，為道光年間扒打竿社番茅格愛京與妻子甲巴霞一同將土地出典予漢族黃端靜的古文書，由訂立契約的雙方當事人分別收執，故於落款年月右下方都有騎縫字與騎縫章。契約內容清楚說明以下幾件事情：一、借銀還清之後，田土即可收回自管，否則仍然付銀主管收；二、每次都是借期未到，又再續借，遑論還清借銀；三、借貸原因都是「乏銀家用」。從漢族經濟生活的觀點來看，原住民顯然不善理財。

結語

「天保九如」特展有別於故宮以往所呈現的藝術精品、皇家風尚，而是藉此歡慶之盛典，回顧九十年間藏

品累增的脈絡，涓滴匯注更多元、豐富、精善的文物內容與學術寶庫。僅就圖書文獻單元而言，展覽中所選陳之清代中後期出版品、名家手稿、宗教典籍、古地圖與古文書，無不成為故宮新的收藏與研究方向；除了讓既有的典藏主題愈益美富，並亟思在現有的文物基礎上，一則提供各界更充沛的學術或創作資源，再則追求更深刻堅實的研究成績。博採潛研，揆古瞻新，此之謂也。

本文內容，承圖書文獻處同仁盧雪燕、劉美玲、許嫻婷、鄭永昌、劉國威、葉淑慧、陳龍貴，以及研究助理陳重方等提供相關研究資料，謹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圖二二 左：扒打竿社番茅格愛京同妻甲巴霞立再典收過現租積底銀字 道光八年七月
右：黃端靜立再典備出現租積底銀字 道光八年七月 臺中東勢詹家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